

本土文化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研究

——基于多地多校的实证

王 莉¹, 欧阳颖², 陈 洋³, 杨 阳⁴

¹华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广东 广州

²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³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⁴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当前教育存在以教为中心、本土文化学习情感体验薄弱、小学生美育匮乏等问题, 不利于本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小学生全面发展。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智慧教育理念构建本土文化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实证研究。该模式于广州、潮州、湛江等地的华阳小学、东二小学等11所学校和广州农讲所、潮州涵碧楼等5个场馆实施落地, 获得省市教育厅采纳推广, 进而辐射带动了300+乡村学校, 12万+学生远程参与, 培育了近10所高校大学生导师团队。研究结果表明, 大部分学生对本土文化课本剧学习积极性高, 在知识吸收、情感体验、能力提升等方面表现良好; 同时, 存在部分学生对课本剧理解深度不足、智慧学习资源利用不充分、部分高校导师指导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为了确保本土文化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高质量实施, 从“智优资源-智培导师-智促理解-智启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模式有效做法。研究成果获得广泛关注, 多次被权威媒体报道, 在省级教育信息化领域获评优秀项目, 有力推动了“传媒+教育”的跨界融合发展。

关键词

本土文化, 智慧学习, 小导师, 课本剧, 实证研究

Research on Smart Learning Mode of Local Culture Textbook Drama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ultiple School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Li Wang¹, Ying Ouyang², Yang Chen³, Yang Yang⁴

¹Center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²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³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⁴School of Education,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3,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Current education is plagued by issues such as teacher-centered instruction, weak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local culture learning, and inadequate aesthetic education immers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se problems impede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smart educ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mart learning model of local culture textbook dramas. The model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11 schools across Guangzhou, Chaozhou, Zhanjiang and other regions (including Huayang Primary School and Dong'er Primary School), as well as 5 cultural venues such as the Guangzhou Peasant Movement Training Institute and Chaozhou Hanbilou. It has been officially adopted and promoted by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which has further attracted more than 300 rural schools and over 120,000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remotely, and nurtured student tutor teams from nearly 10 univers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ost students show high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local culture textbook dramas, and perform well in term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several challenges remain: some students lack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extbook dramas, smart learning resources are underutilized, and the tutoring capacity of some university student mentors varies. To guarantee the high-qual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rt learning model for local culture textbook dramas, effective practices are summari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smart resource optimization, smart tutor training, deep understanding promo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inspirati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have gained extensive attention, been covered by authoritative media on multiple occasions, and been awarded as an excellent project in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sector, effectively boosting the cross-domai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edia + education".

Keywords

Local Culture, Smart Learning, Little Teacher, Textbook Drama, Empirical Resear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再次将目光投向较为薄弱的美育板块。数字发展背景下的美育如何能够进一步发挥实效，真正实现“面向人人”美育机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解决¹。《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指出完善“面向人人”学校艺术展演机制等问题，并提出了校园精品剧目校际展示的创新形式²。

¹《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²《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8/202401/t20240102_1097467.html

2. 智慧学习理论研究现状

智慧学习理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和场景应用。关于智慧学习的概念,国内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郭晓珊等人认为,智慧学习是学习者在智慧环境中按需获取学习资源,并灵活自如开展学习活动的学习过程,智慧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具有个性的学习、高效的学习、沉浸的学习、自然的学习、持续的学习等五个特征[1];关于智慧学习的场景,徐晶晶等人对智慧学习环境下学校、家庭、场馆协同教育联动机制研究,提出学校、家庭和场馆三方因其共同要素“学生”而建立一种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2]。

智慧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综合能力[3]。当代的智慧学习,不仅仅强调知识的横向增长,更强调对信息的理解、整合和运用,具备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一种横向扩张的基础上纵向深入的深度学习。数智化时代到来让学习从浅层记忆走向深度理解,以重复记忆为主的浅层学习要转向批判性和创造性应用知识的深度学习[4]。面对复杂的学习情境,学习者可以通过合作、问题解决、角色扮演、设计等多种协作方式完成学习任务,在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合作能力、批判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培养[5]。

如何融入智慧教育理念,使学习者获得沉浸式学习体验,在协作的过程中促进深度理解,增强情感认同,形成学习共同体,促进本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智慧传承,有助于学习者在思想意识、道德情怀和价值诉求方面达到高度的一致性[6]。

本实证研究旨在探索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创新实践和育人成效,侧重内容效度的建构,通过实验设计、案例分析、深度访谈和数据挖掘等多种方法,全面深入地验证该学习模式的实际效果。研究主要以乡村智慧学习中心首个落地案例潮州市东二小学为样本,以在该校培养的第一批智慧导师为研究对象,全过程追踪研究对象,评估研究对象的成长过程。运用实验法来评估智慧学习模式的教育效果,对参与学生群体学前学后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其在知识吸收、情感体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表现差异。其次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以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困惑和收获。这将为研究提供更加详细和个性化的学习者用户画像,有助于揭示该模式的优势和改进的空间。最后,基于智慧平台的全过程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方法来观察和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互动情况,以更加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态度,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3. 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构建

3.1. “一二三四”原则构建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

结合上述智慧学习理念,为确保本土文化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实施,本研究从“智优资源-智培导师-智促理解-智启创新”提出“一二三四”原则,智优资源应坚持“一个中心”,以智慧技术提供个性化资源与平台,筑牢学生主体学习地位;智培导师立足“三个共同体”,通过构建导师库、培育本土人才,为实践提供支撑;智促理解聚焦“二大任务”,依托课本剧强化本土文化认知、推动文化传承;智启创新紧扣“四个真”,以“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为目标,创新打造真实沉浸式学习场域和真实复杂的学习任务。

坚持“一个中心”。本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智慧学习共同体,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利用智慧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采取“过程性+终结性”的多元主体全面评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需求;充分利用智慧技术提供学习的辅助工具和平台。

聚焦“二大任务”。模式以活化本土优秀的文化资源,实现文化智慧传承为目标,通过打破五维壁垒,帮助学生还原历史、立足现在和展望未来,构建系统性本土文化知识体系;建立剧社,引导学生自主运营,通过校内、校际和社区展演,担任“小导师”,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传播本土文化。

立足“三个共同体”。创设乡村智慧学习中心、家校社实践共同体、智慧学习创新工作室三大共同体以打造美育浸润智慧学习共同体。以学生为中心，以“设计－指导－实践－成果展示”为内容，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设计模式。模式依托智慧学习创新工作室建设导师库，一方面，注重过程性培养，从实践团队内部孵化本土人才，沉淀进入导师库；另一方面，汇集各领域专家人才，全方位助推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发展，形成智慧人才成长的闭环。

紧扣“四个真”。本模式通过五维立体设计、情感交互设计和真实场景设计三大设计打造真实沉浸式学习场域和真实复杂的学习任务，让小学生在表演课本剧中做自己的导师，引领同辈发展，从而实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成长目标。

3.2. 四个路径构建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

3.2.1. 智慧学习场域的构建

通过五维立体的课堂设计、强烈而带有冲突的剧情设计以及真实场景设计三大设计内容打造真实沉浸式的学习场域。通过智慧学习场域的构建，让在场的学习者们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形成共同在场的关系。他们以课本剧中强烈的故事情节作为关注点，共同关注、共同学习、共情共鸣，实现交融共生。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之间的情感、行为互动。在课本剧学习中，通过完成小组学习任务以及学生自主发现并解决问题两大路径，学习者实现从发现明确问题的“生成”过程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探索”过程。生生交互使得学习者能够通过汇聚群体智慧以及观点碰撞实现知识创新与创生[4]，通过复盘与自我反思，形成批判性思维，实现对知识、对自我认知的深度理解，实现价值共创，构成智慧学习共同体。

3.2.2. 五维度思维空间的构建

课本剧设计是基于历史贯通研究，创造性提出五维度主线，从宏观、微观、空间、时间、人物五个维度，立足过去、现在、未来，构建历史发展脉络的五条主线。例如《潮汕七日红》通过五条主线重构本土文化学习内容，设计本土文化课本剧，通过引导学生展演，增强学生情感体验，实现沉浸式学习。

3.2.3. 智慧学习档案袋的构建

本模式关注学生发展性成长，关注学生自主性，通过校内传播、校际传播、社区传播三大传播方式，引导学生成为智慧导师，成为本土文化的智慧传播使者，实现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发展。模式关注学生过程性成长变化，通过 ClassIn 授课平台建立学生智能化档案袋，主要包括互动频次(上台/下台、答题、举手等)、回放观看情况、测验成绩等超过 44 项教学数据记录。数据由平台自动采集，来源清晰可追溯，避免了人工记录可能产生的主观误差，为信度提供了基础保障。智能化追踪学生学习过程，采取“过程性＋终结性”的多元主体构建学生成长评估体系，为学生自我反思、教师教研提供方向与建议。

3.2.4. 智慧导师库的构建

“人人成为导师”的公益反哺模式是本模式的基本要义，如图 1 所示：一方面，小导师培育模式让学生们塑造价值观；以智启慧，激发创造力；身心合一，提升内驱力；以美润心，提高审美力；以劳养性，成就使命感。创新的学习模式筑牢了创新人才培育的根基。在 2023 年冬令营培养的 9 名首批小学生担任后续夏令营的小导师，以“课本剧”、“定向越野”与“AI 云家书”等形式拓展沉浸式智慧学习的创新路径，从而辐射了全潮州市学校。

另一方面，联合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会建立智慧学习创新工作室，赋能职前大学生、职后教师与行业专家，为“剧社”的发展提供教研实践共同体。“小导师”与“大导师”两个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教学相长、共同沉淀到人才库，实现乡村教育振兴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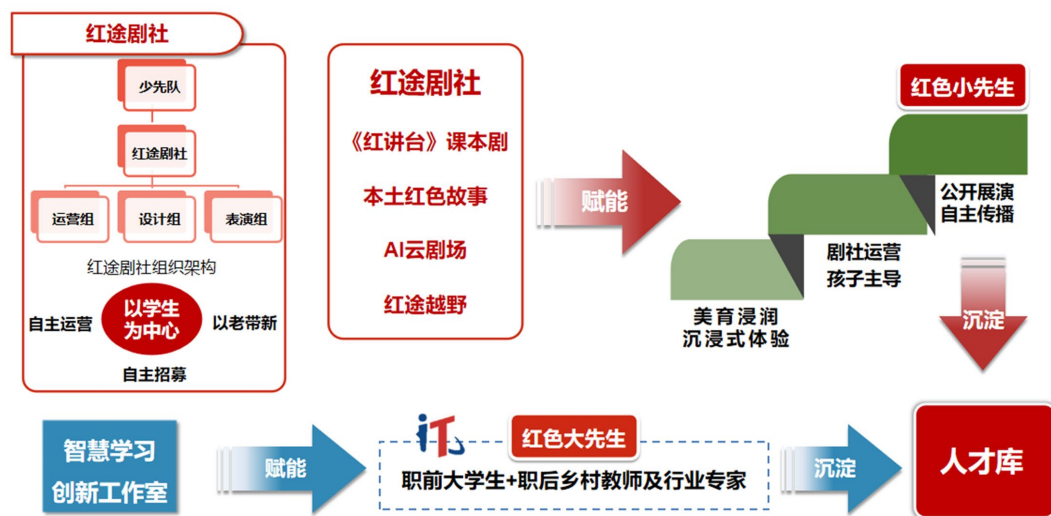


Figure 1. Intelligent education model of textbook dramas

图 1. 课本剧智慧育人模式

4. 智慧学习模式落地案例的实证分析

4.1. 案例选择

本研究模式获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和潮州市教育局采纳立项推广，华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教育公益团队知了同行红途团队，协同广东省南粤文化品牌《红讲台》主创团队，引领岭南师范学院等十个单位共同实施本土文化课本剧智慧学习模式的实证研究。其中，潮州市东凤镇东二小学是本模式实证的主要范本。该校是乡村智慧学习中心和智慧学习创新工作室首个试点，也是教育厅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即家校社实践共同体的主要合作单位。自2021年起，本模式通过四点半课堂、冬令营、夏令营、社区展演、六一展演、红途剧社等形式长期开展学习模式创新实践，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袋，对学生成长开展个性化评估。故研究范本以东二小学作为主要的实证案例。

4.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重点实验对象主要为线下参加 2023 年潮州市东二小学冬令营“跨越时空的爱”活动的 58 名学生,核心为本模式培养的第一批乡村小学小导师 9 人:6 名男生以及 3 名女生,均为四年级学生。其次是通过远程线上参与学习的校内外 859 人(包括东二小学帮扶学校沙一小学学生)。教学内容选取的是团队原创课本剧《潮汕七日红》学习,采用单组时间序列设计,目的在于检验本土文化智慧学习模式的育人成效。准实验设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ingle-group time series design

表 1. 单组时间序列设计

	前测(O ₁)	实验处理(X)	后测(O ₂ ~O ₅)
C ₁ (实验组)	O ₁	实验处理 1	O ₂
		实验处理 2	O ₃
		实验处理 3	O ₄
		实验处理 4	O ₅

在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对实验对象进行前测,了解学生核心素养能力所处的水平;根据智慧学习模式开展四轮教学实践,每一轮结束后均开展后测;四轮完成后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实际教学效果。测试均在规定时间地点内集中完成,互不干扰。

四轮教学实践为:第一轮,9名“小导师”在本校学习课本剧《潮汕七日红》并进行展演;第二轮,9名“小导师”到帮扶学校沙一小学,带领该校学生开展课本剧学习;第三轮,两校学生合作到潮州涵碧楼文化场馆进行社区展演;第四轮,9名“小导师”带领同校三年级学生在夏令营开展课本剧学习与展演。实验全过程从学生自我学习到校内、校际以及社区合作学习,旨在引领学生担任文化传播的小导师,实现“人人成为导师”的智慧学习目标。

4.3. 学生学习情感体验分析

从第一轮实验9名“小导师”的学习反馈情况看,通过课本剧,学生能够切身地体会革命英雄身上的优秀品质以及他们的故事传达出来的革命精神。关于在课本剧排练中最大的感受,58.3%的学生认为来自于革命英雄的伟大精神。主演的学生在课后访谈中提到:“我们排练课本剧需要配上肢体动作,这需要我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排练和表演课本剧的时候,我能想象到一些场景,能想象到当时的人们很艰难。”说明沉浸式学习场景的打造可以帮助学生跨越时空,沉浸在所饰演的角色中并且充分地理解人物的情感。共同在场的其他学生评估主演的学生表现时,他们评价:“因为他在演的时候,能演出人物的特点,很有情感。”沉浸式学习使得学生共同关注课本剧排练,通过角色扮演和观看表演可以情感交互,达到共情共鸣。

第四轮实验后测在问及“心中的小榜样是谁”的时候,许多学生选择了课本剧里面的角色,原因是他们“勇敢”、“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见图2)。这说明学生在学习课本剧的过程中能够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与事件人物实现共情,并且对其产生崇拜、赞许的高度认同。



Figure 2.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reasons for selecting textbook drama characters as young role models
图2. 选课本剧人物作为小榜样的原因词频统计

4.4. 智慧学习共同体构建成效分析

本模式关注学生之间的交互,旨在培养人人成为智慧导师,通过角色扮演的真实任务驱动,基于共同问题的互帮互助实现个体和群体协同发展,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构成智慧学习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独自学习到主动加入小组、再到自发创建小组,一步步成为同伴学习中的“小导师”,相互引领、共同成长。

4.4.1. 学生课堂互动成效伴随实践纵深发展

从4次线上课程的教学组织来看,教师通过问题抢答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主导课堂,

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4 节课堂智慧学习档案袋数据分析显示课堂上互动环节时间占比从 15%提高到 68%，学生的互动积极性不断提高(见图 3 和图 4)。

2023年东二小学冬令营《潮汕七日红》课本剧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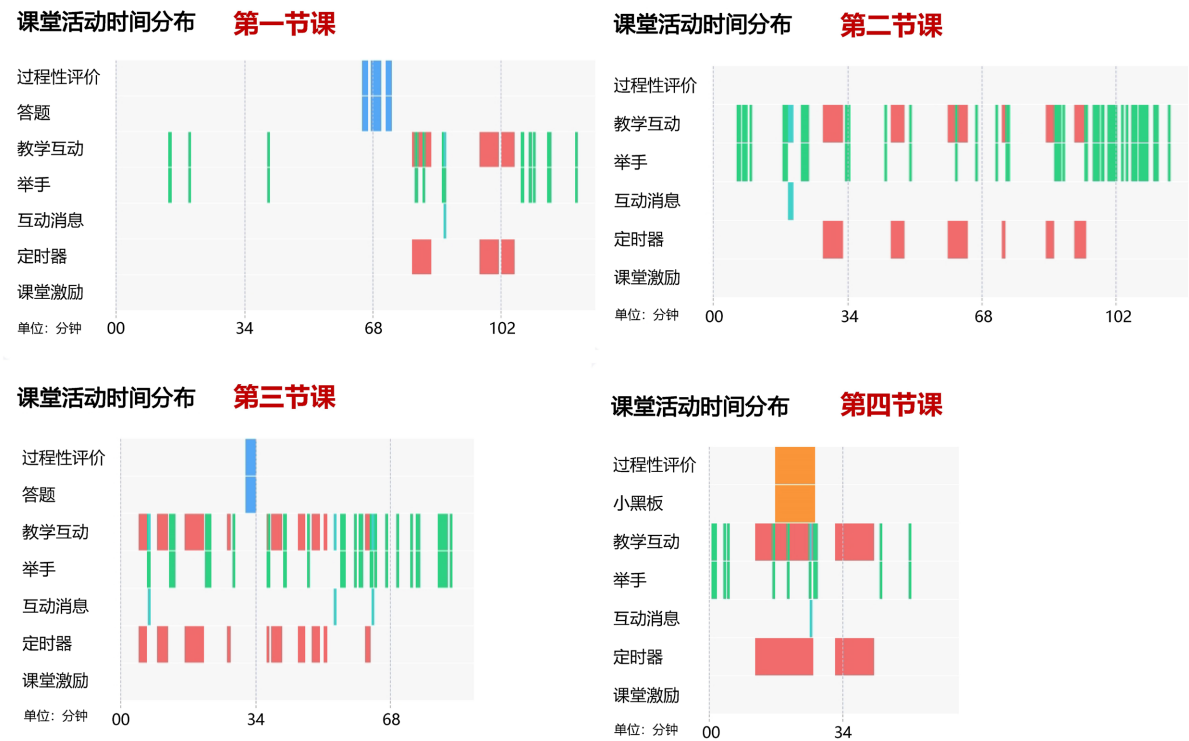


Figure 3. Data analysis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portfolios for four class sessions (Data source: ClassIn cooperative teaching platform)
图 3. 四节课课堂智慧学习档案袋数据分析(数据源于教学所使用的 ClassIn 合作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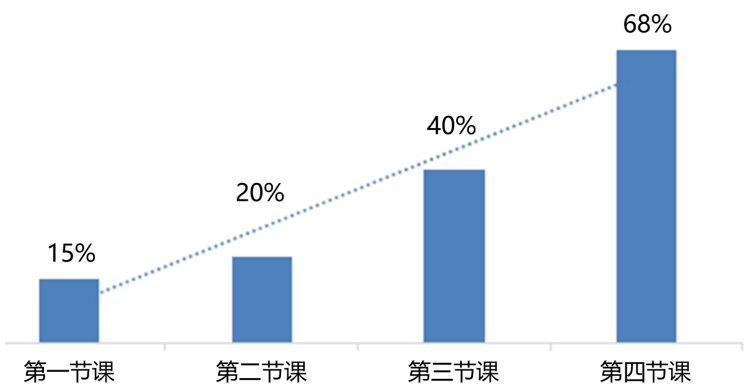


Figure 4. Trend of the proportion of in-class interactive time
图 4. 课堂互动时间占比趋势

4.4.2. 学生批判性思维伴随问题生成与探索不断革新

第四轮实验后测学生提到夏令营活动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同伴配合，占比为 28% (见图 5)。原因是

同伴之间不熟悉而导致合作不够默契，或者存在沟通问题。进一步调查发现，学生们在同伴配合遇到困难时，会通过“耐心”、“和同学讨论”、“交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这表明学生之间的互动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他们愿意主动地接触新同学以更好地完成小组任务。在访谈中学生提到，“我跟我小组的人讨论得很开心，我会主动去跟他们讨论，甚至我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这进一步说明真实任务情景驱动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实现了小组协作。比如在课本剧排练过程中，学生之间会给彼此提关于肢体、表情等方面的建议以帮助课本剧展演效果提升。有学生提到：“当要展演时，同学们互相帮助，有的同学互相整理衣服，有的同学互相提醒做得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同学们一起做‘小老师’，让我感到很温暖。”学生就“同伴配合的解决方法”所持的态度前四位是：齐心协力、帮忙、耐心、沟通。说明这个过程形成了学生内部的情感链接。同时，通过问题探索，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发现不足与困难，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断发展批判性思维，实现深度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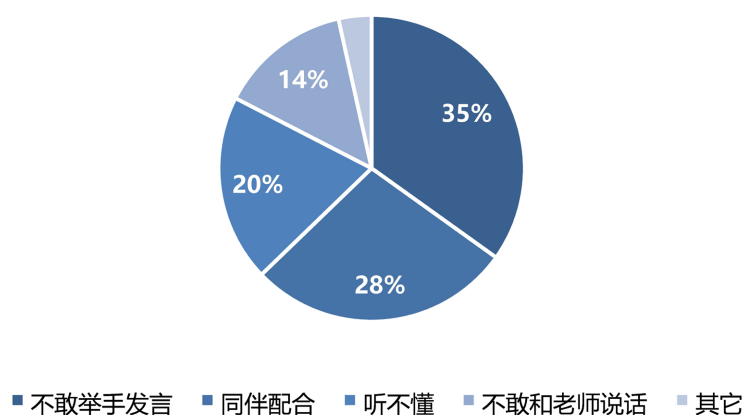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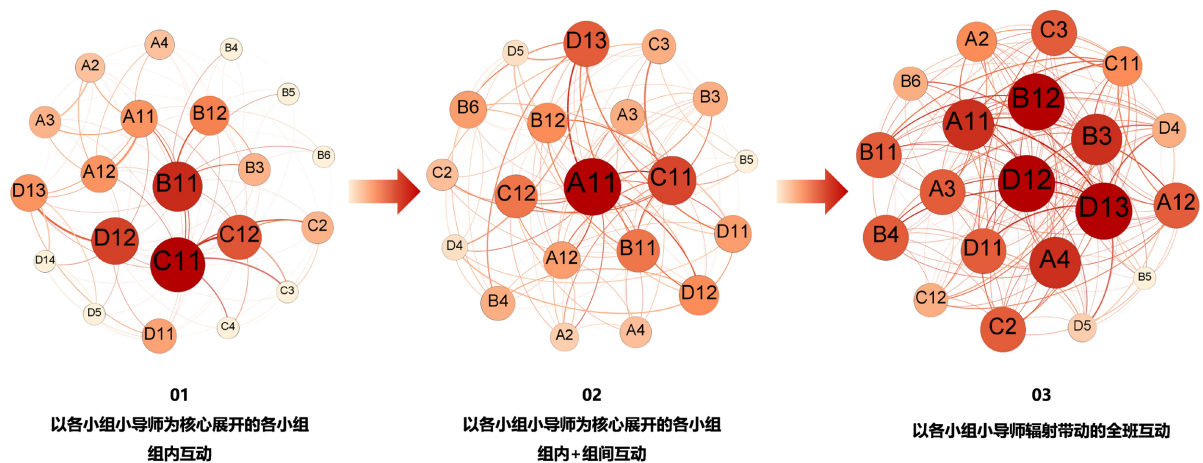
Figure 5. Major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students in summer camp activities
图 5. 学生在夏令营活动中遇到最大的困难

4.5. 传播成效分析

4.5.1. 小导师促进智慧学习共同体稳步发展

为探究学生之间交互行为的变化，本研究选择第四轮实验小导师所在班作为分析案例，通过对课堂学生互动行为进行编码分析，汇总学生之间的互动频次，绘制社会网络图谱。观察的三节课第一节课为分组学习课本剧，第二、三节为选角分组进行课本剧排练。观察对象包括 20 名学生，9 名为上文所述第一批小导师，另外 11 名学生第一次参与课本剧学习，学生彼此之间不熟悉。统计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到学生从第一节课，由小导师带领展开小组内部讨论，到第二节选角后开始排练与重组，延续先前已有链接并创造新链接，到最后打破原有小组壁垒，形成以小导师辐射带动的全班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之间得到充分交互，学生积极融入集体，促进了智慧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从图 6 还可看出，小导师在课堂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小组内，小组间的联系纽带。在对小导师的访谈中他们提到，他们会在平时的排练过程中积极地去改正自己不足的地方，成为他们口中“有资格”的小导师。在交流过程中，小导师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积极主动与其他学生交流，发挥小导师的角色作用。从互动内容看，他们除了关注体态和动作外，也关注对文化的理解。他们认为文化传承需要个人亲身体会，而不是别人一味地教导。比如小导师们所表达的观点：“潮州文化要传承然后发扬，这得自己感悟到。”、“如果你跟他说一定要这样做，他就会疑惑为什么要这样做”，充分反映了学生在不断思考，坚持以实际行动去感染影响他人，收获自我蜕变。



注：ABCD代表为四个组的代号；1、2、3、4、5、6为学生序号；A1*、B1*、C1*、D1*为小导师

Figure 6. Changes in student interaction networks of classes with junior mentors during summer camp
图 6. 夏令营活动中小导师所在班级学生互动网络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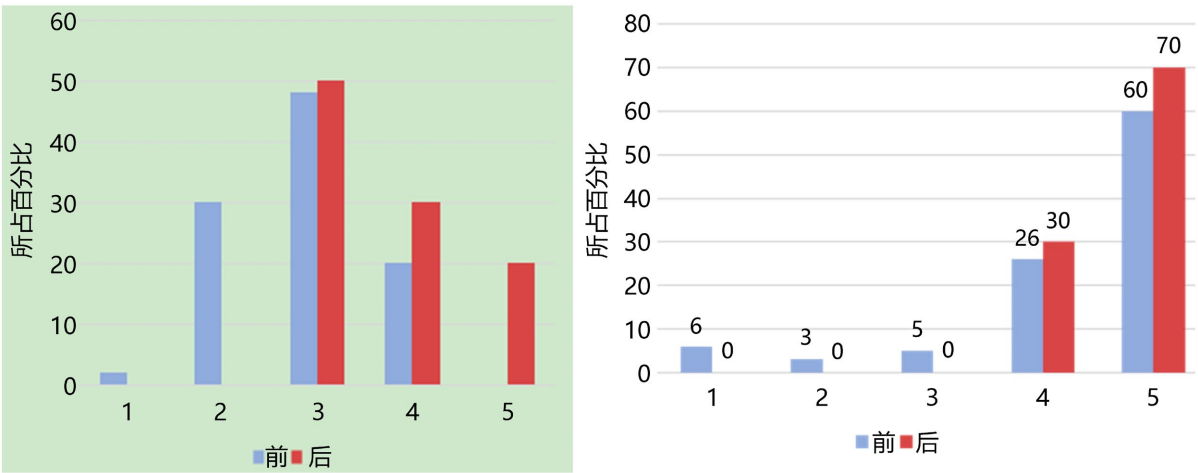


Figure 7. Pre-test and post-test comparison of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heroes and local indigenous culture
图 7. 学生对英雄人物和本土文化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前后测对比

本次实验线下参与学习学生共 58 名，通过远程线上参与累计 859 人。学生以满分 5 分对课程进行评价，总平均分 4.76 分。在学习结束之后，如图 7 所示，学生对英雄人物的认识程度以及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认知都显著增加。在今后学习共同体发挥作用的意向反馈中，92.31% 的学生愿意和其他同学合作，69.23% 的学生愿意带领其他同学参加。

4.5.2. 小导师传播意愿增强

通过前后四轮实验的实施，9 名学生愿意担任小导师的占比从 66.7% 上升至 100%，见图 8 所示。从原因上看，图 9 所示的原因包括满足自我心理需要(如“很光荣”、“体验那种感觉”、“可以得到快乐”)、满足他人需要(如“可以帮助同学完成任务、学习更多的知识”、“可以让导师减少困难”)，有的学生认为“帮助更多人，整个班才会好”，这是学生集体意识发展的体现。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充分感受到担当小导师的好处。从表 2 可以看到，学习本土文化课本剧到在校内、校际、社区传播本土文化，学

生加强了本土文化传播意愿，提高了学生责任感与使命感，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打造了自己主导的发展舞台。

此外，在东二小学的夏令营活动中，通过对问题“我愿意在本活动中担任小导师”的前后对比，可知在课程以及第一批小导师的影响下，愿意担任小导师的占比由 63.41%提升到了 80.30%。可见课程学习达到预期效果，第一批小导师示范作用明显。859 学习的学生愿意传播所学内容占比 61.54%，对本土文化更感兴趣占比 5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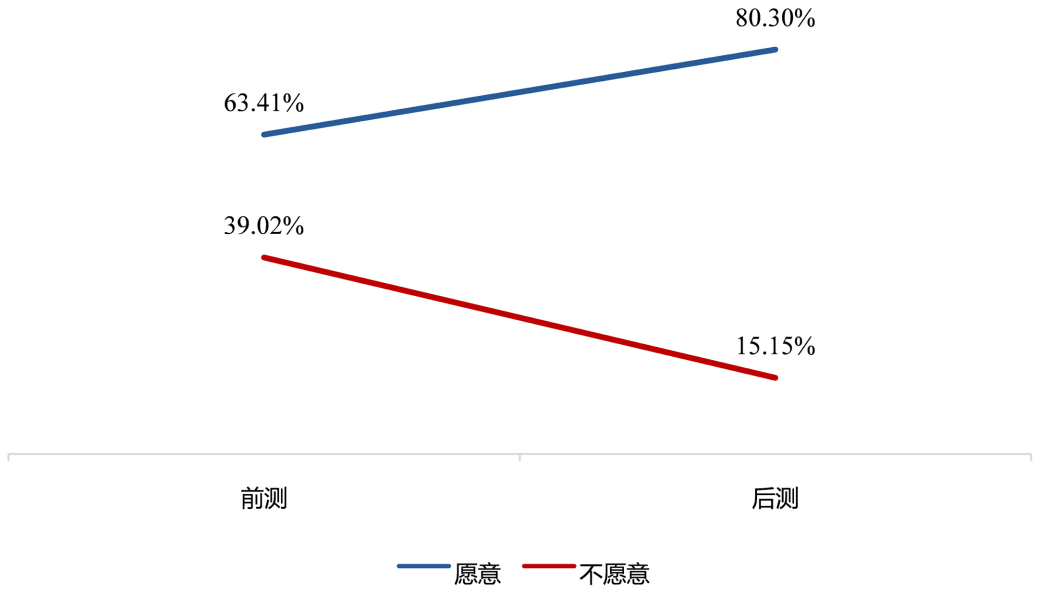


Figure 8. Pre-test and post-test comparison of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erve as junior mentors in Dong'er Primary School summer camp

图 8. 东二小学夏令营学生是否愿意担任小导师的前后测对比



Figure 9. Reasons for willingness to act as junior mentors

图 9. 愿意担任小导师的原因

Table 2.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local indigenous culture
表 2. 学生本土文化传播意愿

行为分类	文本发言举例
传承性的行动力 与实践力	把故事讲给大家听
	给他们讲关于潮州革命英雄的故事
	给同学或弟弟妹妹讲革命英雄的故事
	把自己学的知识讲给亲人朋友们听，让他们讲给别人听
	口述，把学到的故事向他们讲述
	用口头语言让大家知道潮州革命英雄的故事
发展性的传播力 与创作力	会用手机让更多人知道潮州革命英雄
	会学习后用写作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
	通过网络传播、线下活动或者制作卡片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到潮州革命英雄，让更多的人体会这些英雄的伟大事迹及形象。

4.6. 小导师能力发展分析

为更好地动态跟踪第一批小导师的成长，在前测问卷中设置了专项自评题目以测试学生各项能力的基础水平，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前测数据如表 3 所示。

学生各能力均值范围为 2.11~2.67，说明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各核心素养能力一般，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效果分析上，本研究选择前测 O₁ 与后测 O₅ 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单样本 K-S 检验发现深度学习能力的
前测、后测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故采用配对样本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四轮
的实验，如表 4 所示，各能力总分均值从 2.46 提高至 4.00， $p = 0.008 < 0.01$ ，说明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得到
总体提升。七类能力的后测成绩全部高于前测成绩，检验结果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表明学生的深度
学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本土文化智慧学习模式对学生各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Table 3. Pre-test data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competencies
表 3. 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前测数据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合作能力	1	4	2.56	0.688
自学能力	2	5	2.67	1.000
口语表达能力	1	4	2.44	0.882
艺术表演能力	1	3	2.11	0.782
书面表达能力	1	4	2.67	1.118
想象力	2	4	2.67	0.707
创造力	1	3	2.11	0.782
总分均值	1	4	2.46	0.445

-
- [3] 祝智庭, 贺斌. 智慧教育: 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 电化教育研究, 2012, 33(12): 5-13.
 - [4] 陈明选, 周亮. 数智化时代的深度学习: 从浅层记忆走向深度理解[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8): 53-62.
 - [5] 李克东. 信息技术环境下基于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J]. 电化教育研究, 2000(4): 7-13.
 - [6] 王怀伟, 刘凤. 本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小学大思政教育的探索——以重庆红岩精神为叙述背景[J]. 今日教育, 2023(3): 26-29.